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三十四回 地獄慘淒

話說道人夢中見魏、崔在地獄裡，候著這些乾兒子和那許多的心腹來，一齊勘問，日逐被那鬼卒敲打不過，甚是惱恨。魏忠賢對著崔呈秀道：「我二人同做事，同日死，如今也同受罪，只指望西天祖師救度，倒被這道人當著祖師面前，數我的過惡。又吃他笑罵一頓。咱當初原不想弄出這等大事來。崔呈秀，這都是你作成我的。我如今要在陽間做一隻狗也不能夠了。咱又聽得說汪直、王振、劉瑾的業報未盡，至今還壓在地獄底頭哩。我們的罪業，又不小似他的。叫我如何是好？唉！我魏忠賢半生貧窮，及至身榮，道是可以常保的，其實存心慘刻了些，不及七年，就壞事到此地位。我想前日的富貴，竟為虛夢。今日苦楚，倒是實受的。呈秀，呈秀！你前日能言能語，今日無言無語，蘇、張的舌頭，孫、吳的智謀都到哪裡去了？可恨我這一黨，難道只犯我和你兩個抵當？他們還在陽間受用，這也氣不過他。」崔呈秀道：「閻王自然有個主意。只在遲速之間。」魏忠賢道：「只怕他們這些虎彪，遷善改過，或者也准折了嗎？」崔呈秀道：「俺昨日為他們題四句道：『虎狼生性應難改，富貴迷人不自由。墮馬前頭還墮馬，沉舟側畔又沉舟。』」崔呈秀吟罷又說道：「昨日押這道人來的鬼卒說，他們已經朝廷處分，重則梟斬，輕則發在煙瘴地面充軍。待俺面訴閻羅天子，勾他們來對理便是。」兩人正說話之間，只見兩個鬼卒，一個藍面，一個紫面，拿著鐵枷、鐵鐐、鐵鞭、鐵索來道：「魏忠賢、崔呈秀，你知道嗎？」魏、崔道：「這個所在，沒個親人見面，整日幽閉在此，哪知道外邊的事。大哥你可說與我們知道。」那藍面的鬼卒道：「說來驚嚇壞了你。上帝傳下敕旨，把你們一黨，先要經由楊都爺、左都爺共□七位老爺會議過，備文書轉送到閻羅天子勘問。你們的罪業重大，不是散手散腳的，請上了刑具。」把這魏忠賢、崔呈秀上起枷鐐。又把鐵索鎖著在鐵柱上。這兩個鬼卒便乒乒乓乓打緊這枷鐐。魏、崔二犯道：「求放寬些。」那兩個鬼卒道：「你們在陽間，放寬了哪個哩？虧你把這些忠臣無辜地差校尉去扭解來。你二人把心頭摸一摸看。前日他們的性命在你們手裡，今日你們的業報，也在他們手裡。」魏、崔二犯道：「大哥，你須留些情嗎？」紫面鬼卒道：「你們當初留情與哪個哩？」藍面鬼卒道：「我們拿施刑的鞭來，一發打了，完這一套的刑法。」魏、崔二犯道：「大哥，咱們是陽間大臣，你須是請了一道閻羅天子旨來，才打得我哩。」紫面鬼卒道：「逆賊，你在陽間殺貴妃、殺忠臣、殺義士、殺良民，你何曾請明天子旨來？難道我打也打不得你的？」藍面鬼卒道：「舊規打六□，我們便加五，奉承他再加三□下。」紫面鬼卒道：「這是依照你們在陽間放債，要加五利錢的。」魏、崔二犯道：「哪裡有這個例嗎？」藍面鬼卒道：「你當初叫鎮撫司許顯純這樣打忠臣，有例沒例的嗎？你是私打，我也是私打。」紫面鬼卒道：「打便是，如何與他門口。」

打到六□下，魏忠賢哀告道：「大哥，俺受不了了。可憐我身子也是肉做的，不是鐵鑄的。」藍面鬼卒道：「難道這些忠臣的身於，是鐵鑄的？」崔呈秀道：「饒得一下，也是好的。」紫面鬼卒道：「你當初肯饒人一下嗎？抓善良來，又要吃打，又縣罰贖，經著你，把身家性命一時都喪了。你二人看，我這鞭子叫什麼名色？是個無情棒，專打惡人的。一不要錢，二不存私，三不枉人。」魏、崔道：「咱二人家裡金銀寶貝，實是多多的。只是一些也帶不來。子孫也是有的，哪個肯來顧我！」藍面鬼卒道：「你既曉得帶不來，又顧不得你，如何做這樣惡人？謀人財、殺人命，既封侯、又封公。」正說得好，驀地外邊傳來殿上點鬼卒，要差到大明國裡去，拿這起漏網的魏黨哩。快去點名。這兩個鬼卒忙忙地去了。魏、崔二犯道：「我們先作惡，我們先受罪。待他們來，慢慢地說苦。」崔呈秀道：「痛苦難熬，待俺胡謔一首警世的話來，以誠後人則個：

業重難辭苦，金多不鑄身。

生前能作善，地獄有何人。」

魏忠賢道：「咱被他又打得重些，忍痛不過，咱也唱一隻《耍孩兒》散心則個：

地獄裡，難自支，史書罵，沒了期。思量衣食能消幾，看來為善終須濟。到底行兇必受虧，追悔也，今何及。只落得一身狼狽，兩淚波漸。」

崔呈秀又歎道：「生前盡著力量，無所不為，今日受此苦楚，我想好癡。苦掙富貴為兒孫，如今有兒孫，全沒用處。哪裡替得我。」魏忠賢道：「我的兒孫又在哪裡？」正是：

善惡由人不自省，於今受罪悔應遲。

不知明日如何會議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